

日本推理名作选「すいり」

久生十兰

HISAO JURAN

一桩动摇全法国的政治献金案！四名卷入其中的日本人！
震惊全法的「大骗子」史特文斯基与这件事有何关联？被卷入时
代巨流并字字们又该如何逃过白色恐怖的吞噬？

十字街

久生十兰作品选 |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廖子雯 译

十字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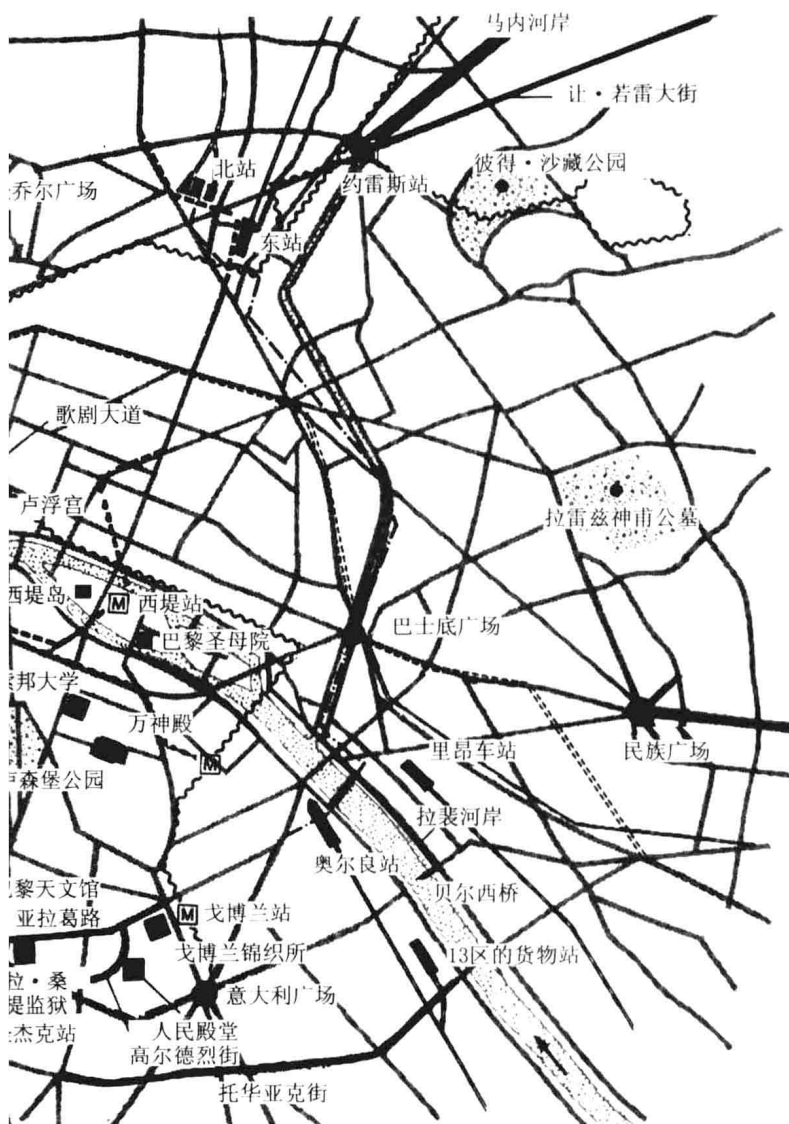
廖子雯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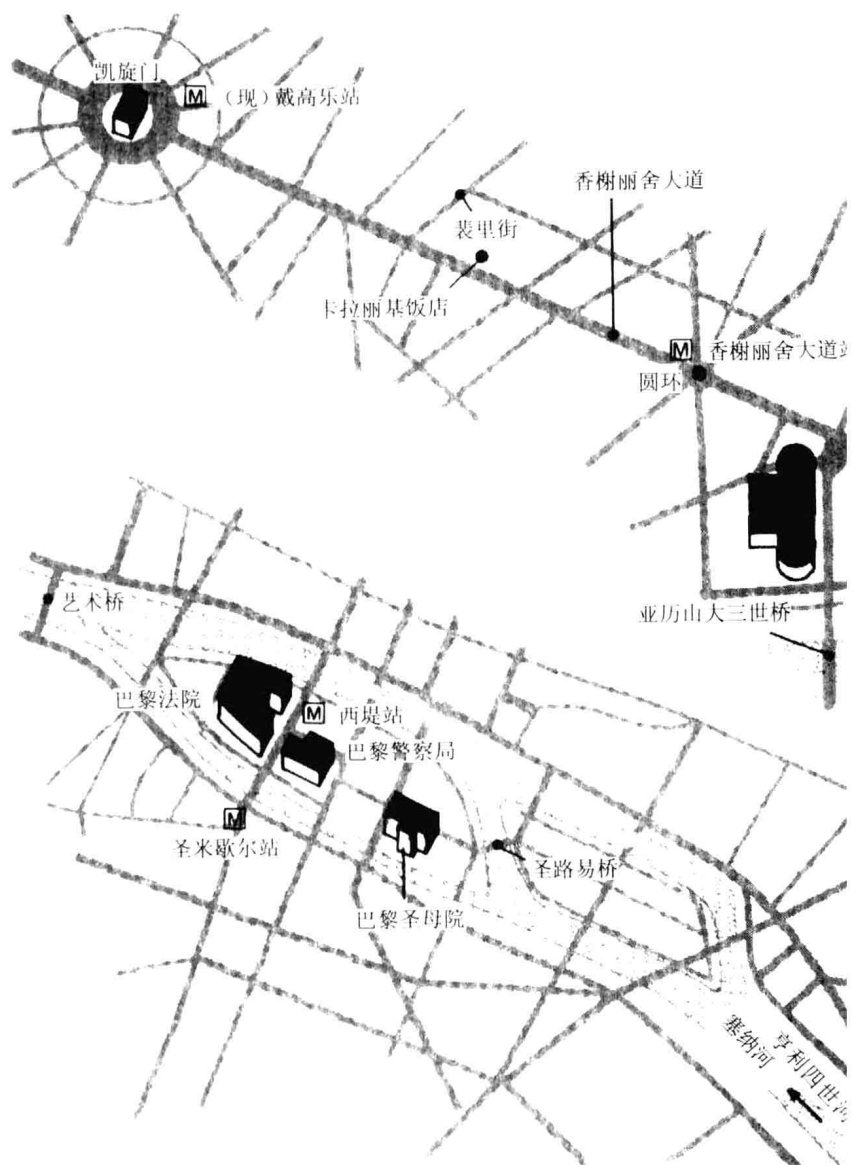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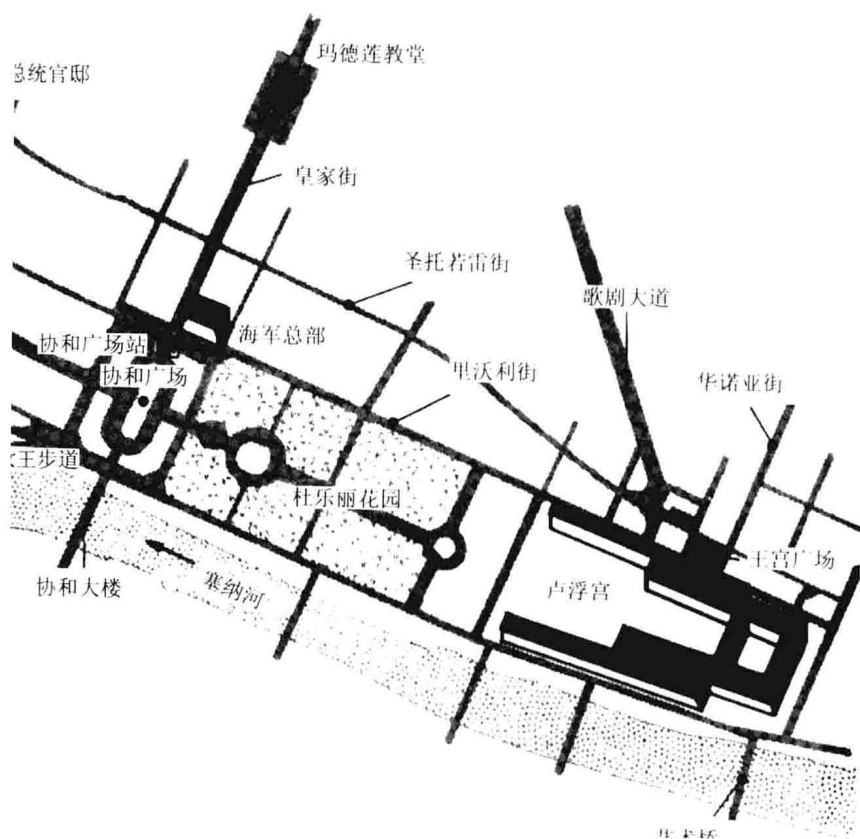
1930年的巴黎







■ 巴黎市中心与西堤岛



十字街



十字街



地铁五号线

岁暮深夜，两个日本人漫步于塞纳河畔的东京道。

黄昏过后，雨水夹杂着雪花。天气阴郁，雪随时可能降下，由河面吹来的寒风，阵阵刺骨。

“好像要下雪了耶。”其中一人仰望天空，喃喃说道。

另一人听闻，说了声：“好冷。”缩紧了穿着外套的身体。

雨云让远近的霓虹灯及灯饰渲染成浅粉红色，埃菲尔铁塔上的电气时钟朦胧悬挂于半空，暗红色时针即将与深绿色分针交叠。

“川风寒，千鸟鸣。”

其中一位心有所感，不期然露出儒雅的一面。

另一人则语气单调地附和道：“对啊，真凄凉耶。”

展露儒雅风范的是寄宿名门望族家里帮忙、修读会计的大学生，佐竹洁；应和的那一位小田孝吉，这个夏天才从美国

前来，是一名贫困的肖像画家。他到这里的目的是学习描绘肖像画的技巧，打算回到美国后以此糊口，再混个两三年。

他们俩离开日本已达十年。纵然融入外国的环境，梦中也常见故乡的景色，每逢除夕、元旦之际，亦难阻挡无名的思念袭上心头。东京道这个路名吸引他们走近塞纳河畔，吹拂而至的却也是异国的风，无可聊慰。

十二点，四处钟楼的钟声响彻云霄。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今年也请多多指教。”

他们站在路旁，互相握手道贺新年好。

“今年不晓得会是个怎么样的一年。”

“上海事变（“一·二八”事变）到现在都三年了，希特勒一旦登上总统位子，法俄签订通商协定的日子就不远了……学校老师警告法国将会有剧烈变动，未来的情势似不乐观……我们还是去喝杯热葡萄酒吧，就当做是祝贺新年的屠苏酒了。”

“不，我不喝了。”

“我要去小酌几杯。”

“那么，我先失陪了。”

说完，两人便作别了。

小田走到特卢卡迪罗，买了张车票进入地铁车站。

廉价香水与廉价香烟的味道，混杂些微甜腻的尿臊味。正是这股庶民的气味，化作了地铁特有的闷热气息，一股脑儿地由底下迎面冲来。

检票口前，一位白发苍苍，具有知性气质的检票员在脸上堆满笑容，向每一位乘客道贺。

“祝您过个愉快的新年。”

当他这么说时，乘客们也都会回答：“新年快乐。”

一声祝福，加上十生丁的压岁钱。

原来元旦有这样的习惯啊。小田也像其他人一样给了压岁钱。

“谢谢。”

在道谢声中，他心情愉快地走到月台。

这条线由凯旋门出发，平常这时间车上总是挤满了由北边城镇的夜总会或音乐厅踏上归途的乘客。今晚那些人似是留滞于跨年晚宴，宽广的月台上人影稀疏，冷清的景象让人郁闷。

小田靠着在美国替人画肖像画挣来的钱过活。在这一切必须省吃俭用、前途渺茫的境遇中，不管是对自己的性命、金钱，还是习得的技巧，他都抱持着谨慎小心的态度。然而，他今晚无来由地感到浮躁。

没有人等他回家。救世军的简易收容所又闷又热又挤，回去也只是窝在自己的小床上。没有赶忙回家的必要。他犹豫着要去找佐竹，再随意乱走一会儿的时候，地铁正好进站。

“老天爷叫我该回去啦。”

小田不再犹疑，坐到靠窗的空位，地铁随之起程。

车厢里空空荡荡，萧瑟孤寂。

巴黎地铁的车厢前后各有一组两人座的座位，其他人全都倚靠窗户下面的杆子站立。车厢里的空间较外观宽敞许多。远处坐着一对夫妻，身上的盛装朴素，有如一般职员毫不起眼。他们紧贴着脸，轻声交谈。除了他们，没有其他乘客。车厢空旷冷清，更添深夜死寂。

隧道里回荡着地铁车轮发出的巨大声响。那摩擦声不似呻吟，更非哀鸣，只是一个劲地狠狠向前冲去，穿越大都会巴黎之母的体内。地铁从帕西特蹿出地表，横渡塞纳河夜景，又回到地底深处。小田没有刻意使力，任凭地铁摇晃身体。他出神地望着光影在车窗另一头的暗壁上交织闪灭，地铁驶进督普雷特站月台。进站，又离开。

下一站，拉蒙特毕芦。三个醉汉走进车厢，步履蹒跚。他们身穿黑色外套，领口处露出日本进口的白色领巾，头上的礼帽歪斜。

他们一行人兴高采烈，中间那个更是醉得不省人事，礼帽往下拉到鼻前，遮住大半张脸，让人几乎无从分辨；其中一个像是码头工人或卡车司机，胸前与肩膀的肌肉厚实；另一个则是年轻男子，身材娇小如同瘦弱的职员，长相则貌似鼻梁尖挺的低阶官僚。他们一人一边扶住醉汉，由左右各自将他撑起，一阵手忙脚乱，好不容易才把人从车门运到另一头的窗边。小田担心那个人的状况不佳，起身想要让位。那两人感觉到动静，立刻转头瞪向小田所在的位置。

小田遇上那充满挑衅的眼神，心有不服，不甘示弱地瞪

了回去。对方瞧向小田愠怒的神情，小田瞪着对方毫无善意的脸色。双方交换两三次眼神后，年轻的那个刻意哼了声：“去。”

他向同伙的人比画着打了个暗号，体格健壮的苦力便使劲设法让醉汉倚靠在栏杆上头。他的双眼充满了敌意，由上而下，缓缓打量小田，爆出一阵轻蔑的笑声。

无论是待在美国期间，还是身处巴黎这个城市，小田都未曾遭受过如此不可理喻的羞辱。小田的修养远胜于同年纪的男人，却也赌气转头看向窗外。

窗外三尺左右是漆黑的隧道墙面，车窗玻璃成了面镜子，照出对面窗边那一列醉汉们的脸。他们的脸与小田坐在窗边位子上的脸部重叠，宛如电影里使用的软焦点摄影技巧，映现出晕圈的效果。

“到底有什么好奇怪的？”

他透过车窗打量自己的容貌，没有什么特别突出的地方。

这十年来，小田都在跟人的面孔打交道，自己的脸有几两重，就数自己最清楚。黄褐色爬上皮肤，他虽然在意他那狭长的上下眼睑中间，露出一对带有煞气的黑色瞳孔，但这是东方人的普遍特征，并非他的个人特色。如果将他的眼睛、鼻子、嘴巴，各个部位打散，完全不值得一顾。他唯一自信的是，自己的五官端正，恰如其分地纳入以简洁曲线描绘而成的匀整轮廓内，跟对面那些白癩鼬鼠脸还有浓毛赘肉块相比，赏心悦目多了。

三十二岁的他，头上戴着醒目的深红色贝雷帽，难免招来与年龄不符的质疑。即使他在打扮上模仿名画家，也没有码头工人头上那顶礼帽更令人反感。他身上的衣服跟外套并不高级，脖子上的那条外销纺织物也无意招人误以为是条围巾。他怎么也想不透这些家伙有什么资格嘲笑自己。

小田从外套口袋里拿出小铅笔，带着报复的心态，仔细地在《巴黎导览》里画下两人的脸，再添上狗跟猪的身体，排解心中郁闷。此时，电车大幅度地转了个弯，中间那个醉汉头上的礼帽也随之从鼻前往后旋了出去，窗上猛然照出一张惨白的脸。

那是个鬓角纤长，嘴上有细微胡须，看似中南美洲出身的中老年男士。不晓得这人灌酒灌得多么豪迈，大半张脸都麻痹了。他的单眼皮歪着一一直没闭上，而像是被墨涂黑，血色欠佳的双唇中间，可以窥见他的舌头前端。随着车辆摆动，那人的头也跟着摇晃。这幅景象在轨道电路发出火花的瞬间飞散，又再由四面八方聚集到小田眼前。

那张脸并不只是单纯地照在车窗上头，玻璃上的扭曲及气泡，使那张脸时而微笑，时而愤怒，瞬息万变，令人目不暇给。其间又有电线、红绿灯和成束的导线飞逝而过。当绿灯通过瞳孔，红灯闪过嘴唇正上方时，他的眼里冒出绿色火球，口中吐出红色火焰，像极了超现实派的画作，模样着实古怪。

对以描绘肖像和头像为生的小田来说，脸是重要的生财

工具。他因此立志要画遍各种独特的神情，而这张烂醉的脸，这么完美的范本，他还是头一次遇见。

“这家伙不错，醉得不像话了。”

他若无其事地转身面向车窗，遮住双手，素描四散又再聚集的诡谲脸孔。由酒精中毒者的脸里，他察觉到某种像是存在于这世界以外，异于寻常的气息。

他原以为那人面部麻痹，眼皮眨也没眨过一次，但那双眼其实是生命枯竭，不再为人的双眼。

“他死了……”

这想法一缠上心头，他手中的铅笔即刻停止，动弹不得。

小田依常识意识到，那毫无疑问是一具因死后僵直而全身僵硬的尸体。

他一有这念头，便想起那些人一上车，他就感觉到不对劲。

死人的眼睛可以靠帽子遮掩，手臂或小腿的肌肉形状却无所遁形。那人以活人摆弄不出的怪姿势，像根棍棒一样挺身直立。

小田就是让座，那人也无法安稳坐下。

他不解那人为什么全身硬邦邦的，脖子还会歪来扭去。然而定睛一瞧，身材瘦弱的那个人将手绕到死者身后，像是从肩膀扶住，死者的头一动，他的手肘也有相同动作。

也就是说，他把手从死者的上衣袖口伸到背部，以文乐操弄人偶的方式控制死者的头。

那两人笑得无法自拔，就是因为死者的那颗头摇摆生

硬，引人发噱。

将尸体伪装成醉汉搬运……为什么要这么做？他怀疑他们的动机，但脑子里一片空白，思绪受阻。他的身体不住地颤抖。他担心再这样瞧下去，会惹祸上身，急忙合上双眼。闭眼不顾，反倒焦躁。他眯起眼睛，悄悄看向车窗那一面镜子。不晓得哪一个发现异状，把帽子拉了下来，死者的脸消失在镜子前面，镜子里只映照出两个混混高声嬉笑的嘴脸。

须臾，隧道前方的墙面上隐约现出光亮，表示地铁即将进站。小田将《巴黎导览》收进口袋，准备等地铁一停靠，就要冲出车厢。地铁减速刹车，滑入月台。

那两个人不巧就站在车门旁边。虽然不想穿过他们走出车厢，可也顾虑不了那么多了。趁现在。他看准时机，一鼓作气站起身，也就在同一时刻，对面那两个人眼神冷峻地扫了过来。他被看得既惊又恐，全身瘫软地坐了下去。

那眼神绝非善类。他们要是知道他画下了三人的长相，更不可能默不做声地让他从面前走过。“这两个恶棍应该会从背后勒住我的脖子吧。”这念头让小田急欲下车的冲动迸散得无影无踪。

女人、小孩、老人，不管谁都好，他祈祷有乘客上车，拯救他脱离目前的困境，但寂静的深宵里，月台上无半缕人烟。车门咻地关上，电车又再继续前进。

过了一会儿，车身倾斜轧过轨道，缓冲器发出嘎嘎的声响。五号线会在这附近的地底由北朝东转个大弯，弯道尽头

是与南北线交会的车站。他满心期望会有乘客在这一站上车。原以为只需要再苦忍五分钟，他屏息以待，结果是空等一场。小田每天搭乘这条线前往河岸对面的绘画教室，对这条线了如指掌。再往前行是晚间八点就寝的上班族以及各行业从事人员居住的区域，环境单纯，不会有乘客于深夜出没。可叹自己没有冲出去的勇气，在那群人下车前，只能按兵不动。

那两个恶棍还在嬉闹。他们点燃香烟往死者的嘴里送，敲一下他的肩膀，指尖还不时拨弄着他头上的那顶礼帽。他们心怀恶意地耍弄他，宛如与活人互动一般，对着他说话大笑。被礼帽遮盖的死者的脸，于眼前消失。死者那青紫色的手往意外的方向一挥，从车窗里看，那只在半空中飘浮的手，随车身摆动，轻盈挥舞，简直像在招手呼唤小田。他不让这景象残留在脑海里，避开不看，但他们就在他眼前来回耍弄，他终究抵不住好奇心窥视。

有关男人的一切，他没有接触过也无从得知，单由他那双修长细致的手，高格调的风信子石袖扣，做工精细的外套等这些小细节推敲，也可以想象出这是一位品位出众、身份地位崇高的人士。

那个人说不定是遭人杀害。是、不是，都有可能。不管死于他杀还是猝死，尸体依然散发着凄凉。他不懂，有不少搬运尸体的方法，这两人为何特地将一具再明显不过的尸体，光明正大地搬进地铁里运送。